

孝經

謁
董
月
附
註

卷一

重刻朱子孝經刊誤序



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夫孝爲百行之原春秋天子之事內聖外王未有斯二者之深切著明也而孝尤其本矣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故周公成文武德壹本天子之孝以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孔子志行周公之道不得已而作春秋要揭忠孝以存王迹俾君臣父子大倫不至

泯滅於幾希耳。聖門顏子沒后，獨曾氏傳得其宗。其次莫若子夏。余攷鉤命決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斯誠治世之大本。大經二書相爲表裡。故春秋成而西狩獲麟，孝經成而虹化玉刻。所稱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者，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今春秋進御經筵，而孝經不列。學官誼甚闕焉。余家授朱子刊誤孝經，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及士庶人五孝合經一章餘分傳十四章。

刊去漢唐以來傳會之誤，其筆削大義與綱目之續春秋並傳。往聖志行於不朽者，循是求之本教興而禍亂不作。先王之孝治庶可幾也。因余友楚石氏之重刻，湯僭筆而爲之序。崇禎庚午一陽月虹東後學游弘先謹書。



孝經刊誤

宋 朱熹 原本
新安 程一礎 重訂
明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

顯父母孝之終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
立身

刊誤

大雅云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子曰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
之孝

刊誤

甫刑云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
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
侯之孝

刊誤

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
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
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

孝經手詁
大夫之孝也

刊誤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刊誤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子曰

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

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雖多傳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願自漢以來諸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為孔子之所自

著則又可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
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
之孝而其未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
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
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
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
爲六七章今文作六章
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
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

而讀者不復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
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
子曰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
以復經文之舊其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
左方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
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

嚴而治

刊誤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

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

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

之意當為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

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

所載子太叔為趙簡子道子產之語唯易

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

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

無疑也

子產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日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

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

其曰先王見教

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

教為孝乃得麤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

禮樂好惡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

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爲孔子曾子之間答
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雖非是而
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旣可
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
之於理又已悖矣况先之以博愛亦非立
愛惟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
邪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
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
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
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
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
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
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
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
之四章其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
經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引詩亦無甚
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隔礙故今且
得仍舊耳

後不言合刪
改者放此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祠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
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
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
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
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
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孝者皆欲如此也又

况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為孝則是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此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為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章相近故今文連下二章但下章之首語

已更端意亦重復不當通為一章此語當

依古文且附上章或自別為一章可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

刊誤
子曰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刊誤
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

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此一節釋教之所由生之意傳之六章也

古文析不愛其親以下別為一章而各冠

以子曰今文則合之而又通上章為一章

無此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

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為正

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屬當以今文

為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

今不能知其為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

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襍取左傳所載季

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

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

刪去凡九十字

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于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

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踈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

章也

或云宜爲九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二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家也

或云

宜爲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爲傳之十三章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曰心乎愛矣遐

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此一節釋中於事君之意當為傳之九章

或云宜為十一章因上章爭臣而誤屬於此耳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於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明移孝事

君之意今並存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

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致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為傳之

十章或云宜為十二章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

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此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復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

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傳

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則

附始於事親之傳

願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

日記

孝經刊證終

孝經引證

歸善 復所楊起元 纂

海陽 介士程一藩 校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
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
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余忘孝之道，余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曾子芸瓜，誤斷其根，曾皙怒，投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曰：「大人教參，得無疾乎？」孔子聞之，以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三日，曾子因客而見孔子。孔子曰：「汝聞瞽瞍有子曰舜乎？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常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常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立體而不去，殺身陷父，以不義不孝，孰是大乎？」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

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
非孝也五者不遂哉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
膾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經
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
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經曰生則親

安之祭則鬼享之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孫綽曰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祀若
匍匐懷袖日用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
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經曰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

禮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盛容飾以適父母
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

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之衣衾篋席枕几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在父母之所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經曰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

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槃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三賜不及車馬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

經曰居財致其敬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祭義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經曰養則致其樂

禮父母有疾寇者不櫛行不翔言不隋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

孝經引說
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經曰病則致其憂

君子居喪讀喪禮喪禮備在方策不可悉載父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中月而禫始飲醴酒食乾肉此其大節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高子臯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經曰喪則致其哀

孝經引論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敬之至也后妃齋戒親東而躬桑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齋不齋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齋也專

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齋之玄也以陰幽思也齋者不樂不弔非致齋也不晝夜居於內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經曰祭則致其嚴

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

孝經引論
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
此生刑自反此作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
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
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順
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卽子勞以事
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
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

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
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也經曰行成於內而名
立於後世矣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
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
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內則
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
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

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

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

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
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
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
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
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朝廷之禮足以
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
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

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
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
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
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
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
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公
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
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

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

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經曰君子之事上也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撻其惡孔子之謂也

張子西銘曰軋稱父坤稱母余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

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

孝經引證
順事沒吾寧也。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曾子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旣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不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經曰：修身慎行，恐辱先也。

佛言：凡人事天地鬼神，莫若孝。其二親，最神也。蘭公曰：孝至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萬物之爲生，孝至於民，王道爲之成。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經曰：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四海而無所不通。

曾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言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子路見孔子曰負重道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

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斲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人子欲養二親不待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

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
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曾子曰往而不可
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
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
祭墓不如鷄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
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
逮親也旣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爲堂
高九仞棖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者非
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經曰生事愛敬死事俵
戚此之謂也

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
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
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嘉之喜而不忘
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
旣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孝經引證

終

孝經宗旨

盱江 近溪羅汝芳 著

練江 楚石程一礎 正

問道羅子曰道之為道不從天降不從地出切近易見則赤子下胎之初啞啼一聲是也聽着此一聲啼何等迫切想着此一聲啼多少意味其時母子骨肉之情毫髮也似分離不開頃刻也似安歇不過真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而直

見乎天地之心亦真是推之四海皆準垂之萬世無朝夕舍此不着力理會而言學焉是謂遠人以為道縱是甚樣聰明甚樣博洽甚樣精透却總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用力雖勤而推克不去不止推克不去即身心亦受用不來求其如是而已如是而人如是而家國天下如是而百年千載我可以時時服習人可以時時公共而云學不厭教不倦也亦難矣哉經曰此之謂

要道

問仁與孝亦有別乎羅子曰無別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而後能踐形踐形即目明耳聰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充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成人既成即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

死死非孝也。生理本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問：孝何以為仁之本也？羅子曰：子不思父母，生我千萬劬勞乎？未能分毫報也。子不思父母望我千萬高遠乎？未能分毫就也。思之自然悲愴，生為疼痛，覺為卽滿腔，皆惻隱矣。遇人遇物必能方便慈惠，周卹溥濟，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耶？曰：此恐流于兼愛。曰：子恐乎？決不流矣。吾亦

恐也。心尚殘忍，無愛之可流。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

我人也。人則參三才，萬物莫定於人。全生之則當全歸之。故曰：立身行道，顯父母，夫所謂

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首柱天，為足鎮地，為以立人，極於宇宙之間。所謂行道者，行天下之達道也。負荷綱常，發擡事業，出則治化天下，處

則教化萬世必如孔子大學方爲全人而無忝所生故孟子論志而願學孔子亦恐其偏此身也小此身也偏小此身卽羞辱父母也豈必爲惡然後爲不孝哉

羅子曰夫天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聖則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學則希聖而希天者也夫欲希聖希天而不求己之所同於聖天者以學焉安能至哉反而思之我之初

生一赤子也赤子之心渾然天理其知不必慮能不必學益卽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之體也然則聖人之爲聖人亦惟以其不慮不學者同之莫爲莫致者我常敬順乎天天常生化乎我久之自成不思不勉之聖矣聖如孔子其同尤親切焉彼赤子之出胎而啼也是愛戀母之懷抱也孔子指其愛根而名仁推此愛根以爲人合而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曰爲人

者常能親親也。則愛深而其氣自和。氣和而其容自婉。不忍一毫惡於人。不敢一毫慢於人。位天地育萬物。其氣象出之自然。其功化成之渾然也。已經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

問孔子巧以成聖。羅子使求孟子之雅言。弟子曰。孟子雅言仁義孝弟而已。奚其巧。羅子起立衆中而呼之曰。子觀吾此身乎。豈不根於父母。連兄弟而帶妻子也。耶二夫子乃指此身為仁。

又指此身所根所連所帶以盡仁而曰仁者人也。親親長長幼幼而天下可運之掌也。是此身纏立而天下之道即現。此身纏動而天下之道即運。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人之所以能聖聖之所以能時。在一舉足之間。一啓口之頃也。豈非天下之至巧。至巧者耶。彼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辛苦平生竟成話柄。又豈非天下之至拙。至拙者耶。經曰立身行道。

羅子曰孔孟立教爲天下後世定之極則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世不察乃謂止舉聖道中之淺近爲言噫天下之理豈有妙于不思而得者乎孝弟之不慮而知卽所謂不思而得也天下之行豈有神於不勉而中者乎孝弟之不學而能卽所謂不勉而中也故舍孝弟之不慮而知則堯舜之不思而得必不可至舍孝弟之不學而能則堯舜之不勉而中必不可求如赴

海者流瀆發於源泉而桔槔沼瀦縱多而無用也結果者萌瀆芽於真種而染彩鏤劃徒勞而鮮功也其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是有意將淺近之事以見堯舜可爲乃是直指入道之途徑明揭造聖之指南爲天下萬世一切有志之士而安竟定鬼一切拂經之人而起死回生也人能日周旋於事親從兄之間以涵泳乎良知良能之妙俾此身此道不離於瀆吏之頃焉

則人皆堯舜之歸而世皆雍熙之化矣

問孝弟爲教是矣如王祥王覽非不志於孝弟而不與之爲聖何也羅子曰人之所貴者孝弟而孝弟所尤貴者學也故質美未學者爲善人夫善人者豈孝弟之不能哉弗學耳弗學則如瞽目行路步或可進尺寸然終是錯違中正墮落險阻雖曾子未免大杖不走陷親有過之失而况於祥覽兄弟矣乎故曰行不著習不察終

身不知夫由之而不知其道與瞽者行路何異哉又曰善人之孝弟與聖人何以異蓋聖人之學致其良知者也夫良知在於人變動而不拘渾全而不缺時出而恒久弗息者也今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不善致其良知者則執滯於一節而變或不通循習於一家而推或不廣矯激於異常而恒久可繼之道或違焉又安能以光天地塞四海垂之萬世而無朝夕也哉故君子

必學之爲貴也。經曰：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羅子曰：君子之學，莫善於能樂。至其樂之極也，莫甚於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故孟子論古今賢聖，獨以大舜之事親當之。然此樂寧獨舜有之哉？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好也，卽樂之所由來也。試觀赤子初生，無幾厥親，厥兄孩之，則笑。赤子方笑，則親若兄之開顏而笑，又加百倍矣。此物則之必有者也。而其交相歡愛，卽所謂懿德之好也。此實良知良能而又無不知之無不能之大舜初生與衆人一也。衆人初生亦與大舜一也。但衆人以外物分其心，舜則愛慕終身，惟欲父母兄弟之懽而已。故曰：允若底豫，又曰：象喜亦喜也。彼其滿腔滿懷，徹骨徹髓，皆喜懽孝弟之意，卽自然喜懽孝弟之人。凡言之合於孝弟者，樂然取之，惟恐不得。彼與我一，我與彼一，若合衆水之派。

而趨下流合衆泝之流而歸滄海所以天下之士多就之者成邑成都天下定天下化天下大同也孟子之道性善也是見得孩提之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也而其言必稱堯舜也是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也故必孝弟如大舜方謂之不失孩提愛敬之心方謂之父母存而樂兄弟無故而樂方謂之仰不愧俯不忤而樂方謂之得英才而教育之以達已之孝而爲天下之孝達已之弟而爲天下之弟而樂于成其仁義之化無疆無盡也其三天下與否不止是大舜之心不與卽天下萬世之論大舜者亦不與不觀其王天下之久所行之政奚啻千百今時未必皆傳而所傳者惟孝弟爲其孝弟又皆深山側陋耕稼陶漁之時所行者也信乎孩提之愛敬可以達之天下信乎君子之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也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

百姓舜之謂也

問立身行道果何道耶羅子曰大學之道也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如許大事惟立此身蓋丈夫之所謂身聯屬天下國家而後成者也如言孝則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不孝卽不得謂之孝也如言弟則必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卽不得謂之弟也是則以天下之

孝爲孝方爲大孝以天下之弟爲弟方爲大弟也曰允若茲卽孔子之孝弟未曾了也曰吾輩今日之講明此學求親親長長而達之天下曷故哉正以了孔子公案耳曰允若茲卽吾輩未必能了也曰若吾輩真能爲孔子公案乎則天下萬世不患無人爲吾輩了也吾人學術大小最於世道關切

羅子曰吾心體段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

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脫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強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指示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了此生之大路曰大人者須不失赤子時曉知愛父愛母不須慮不須學天地生成之真心也此箇真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母誑如古之三遷善養又遇地方風俗淳善又且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稍長

便教以敬讓食息便引以禮節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少艾有妻子而不移于恩私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爲人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謂人之大路禮經所謂置之而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準推之前乎千古後乎百世而準是則聯

孝經宗旨
天下國家以爲一身聯千年萬載以爲一息視
彼狗欲於七尺之軀而延命於旦夕之近者其
大小何如耶經曰甚哉孝之大也

羅子曰宗也者所以合族人之渙而統其同者
也吾人之生只是一身及分之而爲子姓又分
之而爲曾玄分久而益衆焉則爲九族至是各
父其父各子其子更不知其初爲一人之身也
已故聖人立爲宗法以統而合之由根以達枝

由源以及委雖多至千萬其形久至千萬其年
而觸目感衷與原日初生一人一身之時光景
固無殊也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則
道亦不變夫天之爲命本只一理今生爲人爲
物其分其衆比之一族又萬萬不同矣於萬萬
不同之人之物之中而直告之曰大家只共一
個天命之性嗚呼其欲信曉而谷同也執亦甚
難也苟非聖賢有個宗旨以聯屬而統率之寧

不愈遠而愈迷亂也。哉於是苦心極力說出一個良知指在赤子孩提處見之。夫赤子孩提其真體去天不遠。世上一切智巧心力都來着不得分毫。然其愛親敬長之意自然。而生自自然。而切濃濃藹藹。子母渾是一個。其四海九州誰無子女。誰無父母。四海九州之子母誰不濃濃藹藹渾是一個也。哉夫盡四海九州之千人萬人。而其心性渾然。只是一個天命。雖欲離之而不

可離。雖欲分之而不可分。如木之許多枝葉而實以一本。如水之許多流派而出自一源。其與人家宗法正是一樣。規矩亦是一樣。意思人家宗法是欲後世子孫知得千身萬身。只是一身。聖賢宗旨是欲後世學者知得千心萬心。只是一心。既是一心。則說天卽是人。可也。說人亦是天。亦可也。說聖卽是凡。可也。說凡卽是聖。亦可也。說天下卽一人。可也。說一人卽天下。亦可也。

說萬古卽一息可也說一息卽萬古亦可也四書五經中無限說中說和說精說明說仁說義千萬個道理也只是表出這一個體段前聖後聖無限立極立誠主敬主靜致虛致一千萬個工夫也只是涵養這一個本來往古來今無限經綸宰制輔相裁成底績運化千萬個作用功業也只是了結這一個志願若人於這一個不得歸着則縱言道理終成邪說縱做工夫終是誠行縱經營事業亦終成霸功與原來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天然不變之體又何啻霄壤也哉如人家子孫衆多各開門戶各立藩籬無宗以統而一之其不至於相戕相賊而流蕩無歸者無幾矣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此之謂也

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而皐莫大於不孝蓋人者仁也孝則仁仁則成其爲人故行莫大

孝經宗旨
焉不孝則不仁不仁則不成其爲人故皐莫
大焉孝以成仁亦曰仁成是以曾子曰大孝
尊親大孝不匱而其養曾也飲食必請所
與謂之養志志者帥氣而塞天地者也舍此
弗養而區區口體之間豈所謂尊親不匱哉
孝經所說無非此意然若水中之月鑑中之
像不可以迹求也後世或以其文句之少而
略之又或得其詞而忽其理逐其末而遺其

本經幾晦哉吾師

羅夫子獨得此經之旨故其言孝也以仁言孝
其言仁也以孝言仁起不敏不足以知之然
竊意欲明孝經之宗旨似當自羅子始然以
狗象執迹之見求之恐羅子之說亦未易明
是以君子不可不求正于先覺也謹書此以
自警

門人楊起元識

孝經宗旨 終

孝經刊誤董註跋

孝經一編與大學聖經一章孔

子所親授曾子者首言孝為德

之本教之所繇生泰諸大學明

明德於天下皆以脩身為本同

一宗旨自是傳之思孟言順親

豫於誠身事親本於守身亦孝
終立身之義誠修齊治平之要
樞天地民物之權輿也逮秦火
後徑所攷見僅漢藝文志古文
出漢武時孔壁所藏本二十二
章今文漢初得顏芝本劉向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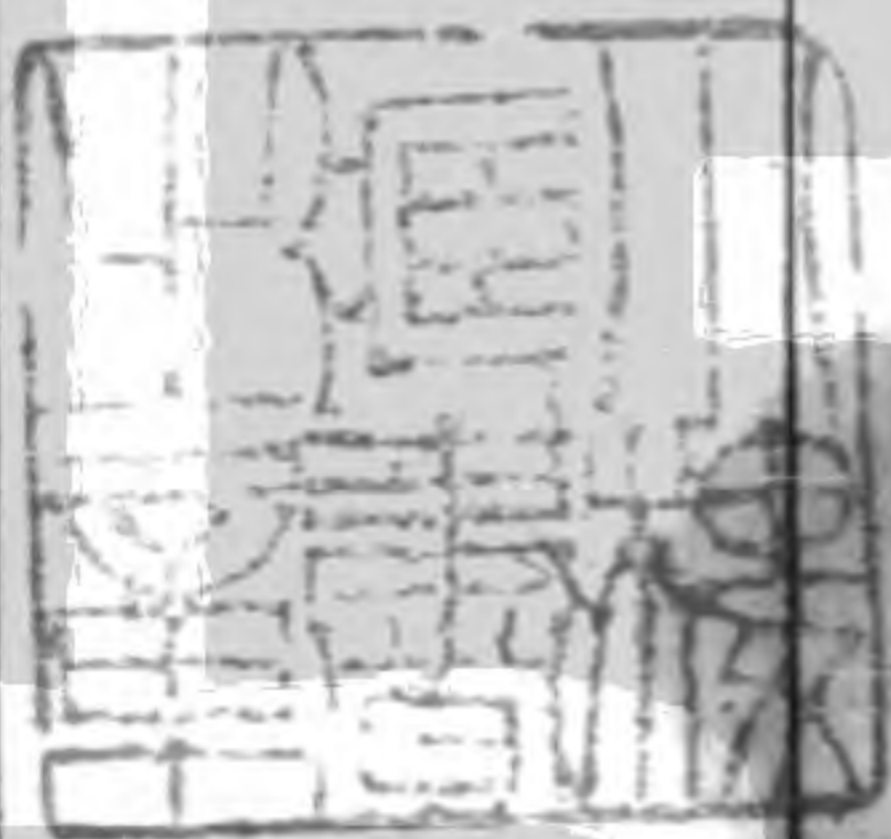
參較一十八章皆割裂文義牽
引詩書似出漢儒附會非曾子
門人所記舊文審矣唐玄宗開
元勅議又屬司馬貞淺識刊去
闕門一章卒釀天寶之亂於教
本奚啻馬我朱夫子考訂古文

刊誤二百餘字定為經一章傳
十四章雖未別成外傳而經義
炳然如日經天更無繇星之熒
惑直欲達聖而不謬者元董季
亨氏又從而加之註辭雖淺近
而於大義詳明庶便幼學傳誦
余併刊誤原本孝經引證羅氏
宗旨合刻一編以為

聖明之助仁人孝子益三

崇禎四年辛未長至日新安後

程一礎楚石甫題并書



曾肖孫先生贈



律